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53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采石矶忆太白

□南京田甫雨

位于马鞍山西南翠螺山麓、长江沿岸的采石矶,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、秀美的山水风光、厚重的文化底蕴而闻名,自古有“千古一秀”的美誉。采石矶突入江中,三面环水,矶头高悬数十米,形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,长江流经此处,江面骤然收窄,水流变得湍急,形成独特的漩涡回流景观。

采石矶原名牛渚矶,相传古时常出现金牛出渚的奇景。三国东吴赤乌年间,有僧人在此掘得五彩宝石,于是更名为采石矶,寓意这里蕴藏着无尽的宝藏。东晋名臣温峤途经采石矶,听闻水下多怪物,于是点燃犀牛角照亮附近水域,使怪物现形覆灭,这就是成语“犀角烛怪”的来源。

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了大唐盛世,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多次登临采石矶,留下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诗文,让这座采石矶变得才华横溢、熠熠生辉,他就是被后世誉为“诗仙”的李白。从此之后,采石矶就成为各路文人骚客浓墨重彩的地方。

采石矶标志性建筑太白楼原名谪仙楼,又名唐李公青莲祠,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,距今已有1200多年,被誉为“风月江天贮一楼”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太白楼,瞻仰楼内的楹联、匾额、壁画,还有国内外各种版本的李白诗集和书画作品,想象着当年李白醉酒赋诗的豪情壮志。在太白祠内,我看到了一尊楠木雕刻的李白像,背负双手,昂首挺胸,神态潇洒飘逸,雕像旁边的楹联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青莲居士谪仙人”,十分传神地再现了诗仙风韵。谪仙园小桥流水,曲径通幽,叠石植木,充满了丰富的情趣和景致,园内的“铁杵磨针”“桃花潭送别”等主题雕塑更是生动展示了李白质朴的人格魅力。

唐玄宗开元十三年(公元725年),25岁的李白怀着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”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。他沿着长江顺流向东,第一次登上采石矶,看到了长江如练,天门洞开,

霜降一过,早晚温差就大了。大清早出门,骑摩托车上班,风就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横穿城市的东西向,手指冻得有些僵,胃也被寒气灌得凉凉的,不时泛着酸水。到单位食堂时,没什么胃口,就点了一碗稀饭应付。

食堂打饭的老张师傅见我面色发白,笑着说:“吃这么清淡?要不要来点秘制黄豆酱,就稀饭吃才带味呢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他舀起一勺油亮亮的黄豆酱倒入小菜碟,我挑起一筷子拌入稀饭,热气腾腾,香味一下子冒了出来——豆香、油香、酱香,混着一点焦糖似的甜味,显得格外温暖。就饭入口,顿时觉得胃里升起一股熟悉的热意。那味道似曾相识,像一扇门被轻轻推开。

我忽然想起了奶奶。三十年前的夏天,老家湖熟街上的黄梅天,空气潮得能拧出水来,门框上的蜘蛛网上永远挂着水珠。奶奶总选在这时候做黄豆酱,用她的话说:“霉气重,才能长出好霉子。”

做酱,要从挑豆子开始。竹簸箕往膝上一摆,两手顺势一晃,黄豆米子便在里面滚动起来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奶奶眼花,却从没挑错过豆米。她坐在门槛上,光线斜照在簸箕里,豆米子上,奶奶的手指在豆子里翻飞,坏豆、空壳、虫眼的,一粒粒都被她捏出去,那是一种我永远学不来的心境,慢工细活的耐心。

大锅里加足清水,灶膛里柴火一点,把淘好的黄豆米“哗”一下地倒入,烟气裹着豆香,伴着期待袅袅升起。奶奶用铁勺拨动锅里的豆子,看它们在沸水中翻滚、鼓胀,等到豆皮起皱,豆香泛甜,灶膛里的柴火刚好燃尽,味道、火候、时间,都恰到好处。

接下来就是拌面粉,黄豆米子放凉后盛进搪瓷盆里,嬢嬢帮着倒面粉,奶奶就会用双手翻拌。年轻时码头扛大包撒弯的手指,此刻一点不耽误事,灵巧极了。豆子在她掌心滚动,面粉轻轻扬起,落在豆子上,像早夏的白雾。她抿着嘴笑说:“要让每粒豆子都裹上面粉,不然长不出好霉子。”

拌好的豆子装进竹筐,送进堂屋后的小隔间。那间屋子一年到头都凉快,门窗关紧,只留细缝透气。奶奶从后院摘来几串挂满香

青山滴翠,飞舟击浪,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,不禁吟道:天门中断楚江开,碧水东流至此回;两岸青山相对出,孤帆一片日边来。从此便与采石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对于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的谪仙人而言,这里无疑是他的精神栖息地,他举樽对月,泛舟咏唱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纵情翱翔。“明朝挂帆席,枫叶落纷纷”,寄托了他对过去的感慨和怀念;“更听猿夜啼,忧心醉江上”,隐藏着他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;“浙江八月何如此?涛似连山喷雪来”,他觉得采石矶的春潮甚至比钱塘潮更胜一筹。

公元762年,62岁的李白最后一次来到采石矶,在一块大石头上饮酒,醉意朦胧之际,他看到江水中若隐若现的月影,误以为是月亮坠落,赶紧跳江捉之,江中跃起一条银白巨鲸,载着他与仙乐相伴飞升,回归了仙界,给人们留下了“醉酒捉月,骑鲸升天”的浪漫传说。采石矶上有李白骑鲸飞升的塑像,只见他广展衣袖,大鹏展翅,腾空而起,与他浪漫的诗风相互映衬,塑造了一个超越生死、追求自由的灵魂形象。我想,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吧!

在攀爬采石矶的台阶旁边,有一座李白衣冠冢,冢基用青石垒砌,周围松柏簇拥,芳草菲菲。墓碑前摆放着很多酒瓶,知名的、不知名的、昂贵的、便宜的,人们用这份心有灵犀向谪仙人致敬。酒是人们祭拜他最好的方式,所有人类固有的情感,所有人类可能发生的美丽故事,都巧妙地藏在了酒里。一阵山风吹过,树叶沙沙响,仿佛是他千年前的醉语随风而来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
千年前的月光似乎从未改变,诗仙的风采依然在长江的浪花中流连回响。真正的风景不只在山水之间,更在那些让山水永恒的人文情怀里,它们是时间酿的酒,是山水刻的诗,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那点不甘平庸的诗情画意。

椿叶的枝条,盖在豆子上。那气味有点冲,却又带着一股青涩的清香。她说:“捂霉子的好坏,全靠这叶子。”

头三天,白霉一点点浮上豆子,细如棉絮。再三天,霉转绿,气味酸中带甜。再等上几天往往便入了大伏,若天好,太阳大,就能抬出去晒。院子里,竹簸箕往竹撑一架,阳光照在上面,空气里弥漫着奇妙的香气——霉的香、豆的香,还有阳光的味道。奶奶一边翻豆,一边念叨:“多晒霉子,少晒酱,这是祖传秘方。”这方子她说了一辈子,街坊邻居无人不晓。

霉豆子晒好后要掰开,一粒粒放进洗净的陶罐。盐水早调好,倒入豆子,再加上一小盅高度白酒,搅匀。罐口蒙上层纱布,防虫也防尘。每天清早,她都会掀起纱布用筷子翻搅一阵,仅在清早,别的时候从不动手,用她的话,就是“日气重,一动酱就霉”。

晒够十五天的太阳,黄豆酱就该熬了。那天的厨房总是热气腾腾的,奶奶先把肉丁、花生米、小虾米、香干丁在大锅里炒香,再把豆酱倒进去。大铁锅里浪花跳跃,香气一阵接一阵。那味道浓得直往人鼻子里钻,过路的猫猫狗狗忍不住驻足。

“嚯,这酱就熬入味了……”奶奶总是在出锅前挑上一筷子尝味,以判断生熟和咸淡。

酱做好,分装进小罐子,盖上油纸,用白棉线一绕,整整齐齐放在碗柜下方的阴凉处。吃饭时取出,舀上两勺放在碗边,无论就饭、拌面,还是蘸蒸菜,鲜香味都让人停不下筷子。

如今,城市的厨房干净得没有一点霉气。电磁炉、乐扣罐、真空包装,应有尽有,唯独少了那股童年的味道。可有时也怪,就是那一碗稀饭、一勺酱,竟能把时间给折回来。

我舀着稀饭,看蒸屉上白雾升腾,心里忽然明白——味道,才是最好的记忆。它不靠照片,也不用语言,单凭一点咸香在舌尖化开,整整一个夏天、一个人、一段旧时光,便会被重新点亮。

深秋的寒意袭来,一勺酱却裹着夏天的温度。那是黄梅天的潮,是阳光下竹簸箕的香,是奶奶手上的温度,也是我这一生再也找不回的乡愁。

吾家有女

□广东广州侯楷

她从枕头后悄悄地抬起小小的脑袋,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窗的方向,眨巴眨巴静静地看着窗外刚刚亮起的天空。听见我喊她的名字时,她便报以灿烂可爱萌化人的笑容,嘴巴里咿咿呀呀的,好像努力地回应着什么,看到我没有望向她、转而忙着其他事情时,她又柔软灵活地一转身,悠悠地啃起了小脚丫子。

左边塞个枕头,右边堵床被子,下面垫张毯子,生怕她从床上滚下来的忙忙碌碌的日子又急匆匆地到来了。倏忽之间,女儿快半岁了。此情此景,五年前也经历过,因此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兴许是已经有了一些养育儿子的经验,总感觉女儿从我肚子里到出生再到如今的每日照顾,一切都比初为人母时顺利一些,焦虑担心的感受也没有五年前那么明显。

前不久,我们给女儿理了一下头发,由于囟门位置太柔软,就决定把那个地方的头发留下来。于是,但凡见到女儿的邻居亲戚,都说女儿像个英气的小男孩,与儿子总被人误以为是个秀气的小女孩截然相反。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对比着,感觉确实有些道理,想来也是有趣至极。倒没觉得非得有儿有女凑个“好”字人生才算真的圆满,但不得不承认,一儿一女的日子确实热闹了些,可可爱爱的,总让人心生欢喜。

女儿的到来,让我再次经历了严重的孕吐,身材的发胖,以及生产的剧痛,虽然年纪不小了,但是孕检还算是比较顺利的,怀孕五月还跟同事们去了趟广西,孕晚期还坚持监考,一切都依照平常心对待,不让自己过于娇气。有意思的是,从月子中心出来,遇到许多熟悉的邻居,他们都吃惊地问起我是不是生了个孩子,都惊讶于过去的一年未曾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。

女儿的到来,也让本就忙碌的生活愈加忙碌。女儿的喂养不能忽视,儿子的成长亦不能轻视,二胎的日子,除了生活热热闹闹,也多了些许为人父母的考验,要关注女儿的日常养育,亦要顾及儿子作为哥哥的感受。直到现在,我依然对于如何平衡两个孩子的爱感到无比困惑,一方面安慰自己顺其自然平常心对待,另一方面也在摸索中愈加困惑不已。想来也是挺好的,生活本该如此。

嘴里哼着曲儿,怀里抱着女儿,摇摇晃晃地踱着步,女儿便安静地睡着了。一贴床,她有些醒了,便把手指塞进嘴巴,欢乐地啃了啃,而后再次满足地睡去。小睡后醒来,儿子便跟他的妹妹玩起了多面体玩具,见我给女儿换尿布,儿子嫌弃地拎起尿片一角,扔进了垃圾桶。一见女儿哭起来,儿子便抱着拿来了纸巾,轻轻地在女儿脸上擦着,念叨着:“妹妹别哭,妹妹别哭。”兄妹之间此生割不断的情谊,正是从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悄开始的。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都将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寻常日子,就这样细碎而温暖地流淌着,女儿的咿呀声与儿子的欢声笑语,交织成平凡生活最动人的乐章。虽然养育孩子总是忙碌常伴,但每每看着兄妹俩日渐亲密的模样,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

生活,从不曾许诺我们圆满,却总在琐碎的日复一日之中藏着惊喜。未来的养育之路还很漫长,愿他们彼此陪伴,温暖成长,而我们,只需在这份热闹与温暖里,静静守护,慢慢变老。

厂区的银杏树

□南京徐廷华

那晚,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级台风,把厂区的一棵古银杏树轰然刮倒了。

早晨风雨停了,我一进厂门就见广场那儿密密匝匝围了一圈人,瞅个缝挤进去,才看清这棵银杏树的惨状。大半截长长的身躯躺在地下,枝蔓纵横,雨水还沿着枝叶慢悠悠地滴淌着。总务处的几个工作人员在维持现场、拍照。听旁边的人说,这棵百年银杏树,在市园林局登记在册,有“户口”,得由他们来“处理”,厂里还无权随便便收拾处置掉。

记忆中,这棵树确有点年岁了。听厂里上了年纪的人讲,他爷爷那辈的时候,这棵树就长在这里,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。我看见它,至少也有好几十年了。进厂学徒时,它是长在一间破茅草房里,只露出粗壮的树枝树干,不见树根。树上有成群的鸟儿飞来,栖居在枝杈上筑巢、做窝、下蛋,抚育后代。后来茅草房拆了,改为厂区的绿地广场,这棵树仍保留着。岁岁盛夏,枝干丛生,枝叶茂盛,状如伞盖,遮天蔽日,阴凉得很。年长点的老人仰头看树时,那老糙的皮肤会在额头前聚起沟壑般的抬头纹。这棵古银杏树也见证着这个百年企业的发展。

这棵银杏树就在我办公室旁,推窗即见。每年秋天果实累累时,银杏树下便聚满了厂里的人。车间的工人三五成群,来这里捡果实(白果)。规矩点的人,就埋头在树周围捡;头脑灵活的,拿来长长的竹竿,拍打树枝,那银杏果便像雨点般地纷纷落下。有的干脆弄来竹梯子,蹬梯爬到树上摘个痛快。有时不等它熟透,就有人抢先下手了。

上班铃响了,围观的人渐渐散去。我的工作因为与这树有点联系,仍在那里静观。按常理说,被台风吹倒的树都连根倒下,而这棵树竟是在靠近树身的下半截折断的。仔细一瞧,原来这树已经被虫蛀空了,有一个大大的洞穴,数不清的黑色大蚂蚁爬进爬出,它们根本不知道,这棵树将不再是它们蜗居的巢穴。

遥想原先的一棵不大的树苗,经百年风风雨雨,在一代代人的眼中长成如今的合抱大树,可却没人去关心、注意它的冷暖变化,给它修枝护养,只知道年年岁岁去摘取它的果实……继而又想到这树上的洞穴开始肯定是小孔,渐渐变大,形成洞穴,这应了古人说的“勿轻小事,小隙沉舟;勿轻小物,小虫毒身。”

我深深地瞥了它最后一眼,惋惜地离开了银杏树。思绪仍在萦绕,想了很多很多。

一碟黄豆酱

□南京徐锦尧